苏州

过一百岁生日,北京《三联生

活周刊》四月第二期选了老先

生一张旧照片作封面, 更动用七十几个

版面专题报道,从广州到苏州,苏州到

上海,上海到美国,再到全世界,剪辑

出这位华人建筑师一生的天分刻苦,繁

华荣耀。那几天上海的名主持人曹可凡

也传了一段十年前他采访贝先生的录影

上网, 那年贝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

馆刚落成,他回苏州剪彩,顺道接受访

问,录影里贝先生说的是上海话,带点

苏州腔,像评弹里的念白:你不是

"侬", 是"倷"; 我们不是"阿拉", 是

"哦伲", 这样的称谓我很熟悉, 小时

候听我祖父说惯了, 在苏州人说的上海

籍贯一栏, 我的籍贯是江苏吴县, 那是

我祖父的出生地,清代的苏州城里有三

个县衙, 吴县是其中之一, 另两个是长

洲与元和, 姑苏自古繁华, 人口稠密,

三分而治,可见庞杂。古城里诗书传

家,生活安逸,近现代史上的苏州人要

成就一番事业似乎都要离开了苏州才有

十六岁离家, 先到上海, 再去武汉, 然

说日语,据说俄语也很流利,我隐约记

得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在上海思

南路的家里祖父教了我几个英语单词,

那年他好像要去美国出差,一边自学英

语,一边和孙子逗趣。祖父的专业是工

程设计,一九九零年建设部评选中国第

一批工程设计勘查大师, 一百二十人当

选,他是其中之一。七十二岁那年祖父

正式退休, 此后一直在杭州养老, 离苏

州很近, 却也没什么机缘回乡。故家旧

物,祖父最怀念的是小时候母亲做的桂

花鸡头米甜汤,说是很香,很糯,幼时

乡村妇于此最有心得, 九十月间苏州城

里的公车站台上常见剥鸡头米的老妇,

店里给我带回的小笼包一样。

我念初中的时候学生证上还要填写

话里祖父不是"阿爷",是"老爹"。

剥开的鸡头米润如玉珠,用一钵清水养 着,不必向过客兜售,自有相熟的候车 人问津。苏州人只吃新鲜的鸡头米, 葑 门外南塘的最好, 开水煮糯, 薄施藕粉, 轻点桂花,暑去秋来时节,这道点心冷

苏州人的精致在苏州菜里最是分明, 精致的本源在于其不怕麻烦, 剥鸡头米 如是,剥虾仁拆蟹粉更如是。江浙一带 水道纵横,虾蟹入馔本属寻常,不过席 间鳞甲纵横远不及轻勺金玉风雅绝伦, 地道的苏州菜馆无不雇人剥虾拆蟹。六 月里河虾最美,虾仁之外,还能剥出虾 脑、虾子, 三虾汇拢, 轻浆快炒, 以之 拌面,有如锦绣堆玉;十一月湖蟹渐肥, 去盔卸甲,蟹肉、蟹腿、蟹膏、蟹黄, 一定要分得干净,再按比例调配,才能 炒出适合不同菜肴的金银蟹粉。我记得 我祖父也很爱虾仁, 小时候家里没有冰 箱,新鲜虾仁无论生熟都不宜保存,祖 父会把剥好的虾仁用葱姜翻炒, 断生后 再加些熟油和细盐,用小火慢熬,虾仁 在热油中渐渐缩小,皮色因收紧而略红, 大约二三十分钟后, 可将虾仁同油一起 出锅装碗,油以没顶为宜。这种慢火熬 过的虾仁紧而不干, 比清炒的虾仁鲜咸, 且可多储存几日,最宜作阳春面的浇头, 一勺足矣。近年我虽去过苏州几十次, 酒楼食肆, 却从未见人如此烹制虾仁, 大建筑师贝聿铭先生今年 或许是家中私传, 我姑姑还会这门手艺, 每年只做一次,烧一大碗给我解馋,她 嫌剥虾仁麻烦。

小时候我也去过苏州,却 从未进城,只到城南木渎一带 的山上,扫墓,踏青。六岁那 年我祖母谢世, 转年在凤凰山落葬, 祖 母是上海南翔人, 葬在苏州应是祖父的 安排, 凤凰山离天平山很近, 那里有他 母亲的坟茔。我的曾祖母姓吴, 据说她 的父亲是姑苏名医,奉诏入京替皇上或 太后诊过病,病愈赐银归里,他用这笔 赏银在苏州城里的阔巷起了一排五幢相 连的房子,最里面那幢自己住,外面四 幢分于四个女儿, 阔巷不是宽阔的巷子, 是那条旧巷的名字, 离玄妙观很近。苏 州城里潘吴联姻是寻常事,譬如吴湖帆 与潘静淑,潘静淑那一族潘氏科名显赫, 出了潘世恩、潘世璜、潘祖荫; 我祖上 那一族潘氏经商有道, 开过黄天源、稻 香村、瑞蚨祥,一贵一富,曾道是, "苏州两个潘, 占城一大半" ……金粉人 家难免云烟散场,潘家到了我曾祖那一 辈已然中落,曾祖父娶了吴家的小姐, 可能, 贝聿铭是如此, 我祖父也一样, 阔巷里的那幢房子作了嫁妆, 我祖父就 在那里出生。又过了几十年, 世道贪新, 后天南地北,四十年代住过日据刚结束 阔巷拆成一片瓦砾,那年祖父六十有六, 的台湾, 五十年代到了莫斯科。祖父会 带了远来的妹妹和弟弟在瓦砾堆上哭了 一场,算是哀悼古城旧巷里潘家的一点

苏州城里潘氏留下的遗迹还有不少, 故居、祠堂,城南沧浪亭同治年间的重 修碑记上也有不少潘氏子弟的名讳,分 不清哪一族了。苏州那些园林里我最爱 沧浪, 近年去得最多的倒是拙政园, 看 如冬先生, 我总在午前到, 聊天, 看画, 吃完中午那碗拌面,再喝几口茶才告辞。 先生偶尔留我晚饭, 我便住一夜才走, 十全街上的南园,或是平江路旁的旅馆。 平江路晚上也热闹,相邻的园林路则清 的味觉总是最耐久的记忆,好像我也时 净许多,园林路一头连着拙政园,另一 常想念,他偶尔从复兴公园对面的小吃 头靠住狮子林,那曾是贝聿铭先生家里 的产业,那晚我饭后散步绕进狮子林后 -条小巷,六尺多宽,巷口人家的外 鸡头米也叫芡实,睡莲科 墙上镶了门牌,蓝底白字,路灯下很清 植物的一种,成熟的鸡头米果 楚,"潘儒巷",我好奇往巷深处再走几 实呈球形而尖吻,形似鸡头, 步,右手边两扇朱漆大门半掩着一间老 我却觉得更像是水生的石榴。果实的外 旧的祠堂,门楣悬着横匾,颜体暗金大 皮颇似莲蓬,剥开后就是一粒粒带壳的 字,"敦睦堂",我忽然有些担心,那扇 鸡头米,鸡头米的外壳远比莲子的青皮 门会不会是在等我推开?或是另有一个 坚硬, 需借助特殊的工具才能拨开, 水 我正要从那门里出来?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书间消息

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那些花儿

系读书时, 谈峥是我写作课的老师。 尽管我们师生之间除了上课之外,直 接接触的机会不多,他却给我留下了

那时, 谈峥年纪还轻, 比我年长 五六岁吧,可是讲起课来却让我感觉 与众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风 格。他不是谈锋劲健、口若悬河的 人, 讲课几乎没有多余的话, 语言精 练,淡泊内敛。他常常穿着一身素 净整洁的衣衫, 腋下夹着一叠讲义, 从容不迫地走进教室。在第一节课 上,他开宗明义地说,英文写作和 朗读的时候,声音不是很响,但发 中文写作, 道理是一样的。首先要 解决的是写什么的问题; 其次要解决 的是怎样写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明确 之后,就是语言文字运用的技巧问题 了。写作水平决不是靠着上几节写作

文学史上,好的作家无不是熟读文学 作品或理论著作的, 所以, 写好文章 的关键首先在于广泛的阅读。他还特 别强调了学好中文的重要性——没有 扎实的母语功底,是无法学好外语、 写好外语文章的。课堂上,他既不大 谈写作理论, 也不传授写作技巧, 而 是常常领着我们一起朗读、欣赏英 —一边在讲台 美文学的名篇佳作— 前悠闲地踱着方步,一边习惯性地 臂,举着讲义琅琅地诵读起来。 音纯正,读到精彩的地方会停顿下 来,抬起头注视着前方,像是沉浸 在自己的世界里一般,再慢条斯理 地给我们讲解其中的妙处。

不过,温文尔雅的谈峥,对于学





二十多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外文 课就可以提高的。众所周知,在中外 问却不失严谨之风。读大学时,我曾 一度着迷于英文诗歌,有时不免技 痒,就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我曾经试 作过数首英雄双韵体的英文诗,记得 其中一首用打字机工整地打印出来 后,作为作业交给谈老师。作业发还 给我时,我看到评语写的是"A good poem!" (好诗!), 分数是"A", 我 不禁一阵得意——我也会写英文诗 了。可是,接着我就发现,在全诗的 倒数第三行和第四行的末尾,有一道 铅笔划出的弧线,旁边批注着 "rhyming?" (押韵?)。英诗中的英雄 体有几种不同的押韵方式,但是像汉 语格律诗一样,它不仅对于格律有着 严格的规定,而且对于韵脚也极为讲 究。我写此诗时,在韵律上动了不少 脑筋, 唯独这两句始终没有找到合适 的词语来押韵。于是, 我灵机一动, 借用汉语近体诗中邻韵通押的方式, 用了两个韵声相近的单词来凑合过 去。显然,这没能逃过熟谙诗律的老 师的法眼。还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 中引用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为他和柯 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 (Lyrical Ballads) 所作的序言中的一 句话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诗歌 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我落笔时 记得华兹华斯曾说过这样的话,但具 体的文字却记不真切了,就信笔写成: "poetry is the natural overflowing of spontaneously powerful feelings" (诗 歌是自然强烈情感的天然流露)。谈 峥在我写的那句话后面完整地写下 了正确的原文,并请我注意引文的

大学毕业后, 我与谈峥便没有什 么交往了。记忆中留存的始终是他在 课堂上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形象和课 余时在复旦校园里悠然自得地骑着自 行车的身影——后座上坐着后来成为 他妻子的女朋友。

有一天, 我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 篇谈花论草的散文,两千余字,写得 极好,署名是"谈瀛洲"。不知怎的, 我的眼前突然闪现出谈峥的形象。于 是,我又将文章读了两遍。那详博渊 雅的知识、舒缓平静的笔调,实在和 我印象中的谈老师非常契合, 连姓氏 也是相同的。可是,大学期间似乎并 未曾听说老师用过"谈瀛洲"这个名 字,而且谈峥讲授的是英美文学,似 乎也并未曾听说他喜欢养花种草呀。



红花石蒜、蜡梅

(国画)

孙 良

选自《人间花事》

曾经有一位女文青在当妈之后,深 觉育儿过程之庸常琐碎,与自己以往的 生活反差巨大,于是写了一篇《文艺女 青年这种病,生个孩子就好了》,此文 一出,迅速成为"爆款",作者又出了 一本同名的书。

我原来天真地以为,像我这样"钝 感力发达"、生活粗线条的女人,肯定 在养孩子这件事上具有天然的优势。 然不是那么回事啊。在度过了像照顾 小动物一样的、以满足基本生理需求 无论美感还是情感上的言传身教,我 完全达到成人的消化咀嚼力,又比幼 我缺乏文艺素养。反观那些文青妈妈, 绝对可以睥睨众生。

股未来感,近看好像外星飞船落下来 植物吞噬了一样"。她的朋友圈里,从 想你》;东野圭吾,我读《彷徨之刃》,对孩子的愧疚感以及对"文艺生活"的 类的抱怨,只要孩子出镜,就是她的人 读《惊悦》,皮读《给孩子们的信》。" 间四月天。"娃带着面具,拖拽着小蛇 在这位书迷妈妈的滋养下,孩子深爱 她对于参观的兴趣寥寥。哪怕是最受孩 视,无论是在基础教育领域还是成人阅 在夜色里晃荡的样子,有点戴安·阿勃 着这世间美好的事物,并且能够用画 丝的感觉呢"; 娃用几根绳子和几个旧 塑料瓶胡乱穿搭在一起的装置,她认真 地按照"装置、材料、作者、年龄"的 展品;娃将一束仿真花和一幅他自己画 学校,顺便也带着刚刚小学毕业的女儿 球,球的外层包裹着塑料材质的小丑),光,也成了需要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投资 友人表达。

美感培育,最帕的是焦虑

陈沐

惊呼"小朋友都是大师啊!"

意中走到杭州大剧院旁边,"这建筑有 改编成儿童版。""很多写成人作品的 大师, 创作谱系很宽, 他们也写童 了。娃在旁边乱蹦跶,还有点像科幻电 书——精神层面上,我常和皮穿亲子 人钻进斑驳的石墙里合影,开放式的教 瓜城故事;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读 室与瓦片、藤蔓融为一体, "好像要被 《二手时间》, 皮读《妈妈, 我还是很 来没有关于带娃太累、熊孩子太磨人之 皮读他的《圣诞妈妈》; c.s.路易斯, 我

插图,就是孩子的画和手作。 顺序一一填写好,将之视为一个正式的 院派的文艺。她参加复旦史地所的暑期 (笔的末端有一个晃一晃就能发光的小 升学择校必备品;亲子之间的相处时

笔或陶艺将之表达出来。她新书里的

可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发现全 的画打乱重组,拼贴在两件衣服上,她 去旁听。第一天,女儿陪妈妈上农学史 "小丑"部分闻起来有一股诡异的香味, 的课:《稻花梅雨 1608:江南稻作与 我略迟疑,最终还是买了一支。 一位朋友爱书成痴。她曾在微博上 环境》;她闺女一边接受着真实的历史 为主的育儿阶段之后,我惊觉自己对 介绍了自己是如何给孩子选书的。学家的熏陶,一边静静地看课外书《课 孩子心智方面的教育已经力不从心。"小朋友现在正处于精神辅食期:没有一堂上听不到的历史传奇——世界思想文 芳香胺有可能会诱发白血病","国家制 化名人》,并且绘制了包含姓名、年代、 定的《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文 都不够合格——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儿的胃口和理解力好,所以,我找了 国家、主要事迹及作品等信息的表格形 具中不得含有 23 种芳香胺"……我立 一些成人作家的短浅作品给她人门。 式的读书记录。第二天,妈妈陪女儿参 刻把那支小丑笔的末端扔了,然后把香 另外,遇到我自己也觉得好的长篇作 观上海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 味文具的危害发到朋友圈。我甚至还想 一位前同事,她的朋友圈简直就是 品,我就挑出喜欢的段落,做出标识, 在此之前,闺女已经按照妈妈的要求对 给博物馆写一封信,建议他们不要再售 ·个线上亲子视觉艺术展馆。遛弯时无 然后标上数字,重新串联,自己动手 《大英博物馆 100 件文物中的世界史》 做了摘录笔记,其间,娘儿俩还对一些 有趣的宝贝做了讨论。当然,作为一名 从事学术工作的母亲,还希望自己孩子 式结束了。我很困惑为什么自己做不了 影海报了";或者在良渚文化艺术中心 装:我们读同一个作家,但读不同的 的知识结构能尽可能地实现完整、均 像朋友们那样的母亲,并因此更加对孩 空旷的旋转大楼梯上,灿烂笑脸的红衣 作品。比如:卡尔维诺,我读他的小 衡,所以,仅有人文的滋养是不够的, 小孩与灰白黑色调的背景形成鲜明的对 说集,皮读他的意大利童话集;辛格,还需要自然科学的浸润。于是,大英百 比;在国家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母子二 我读《卢布林的魔术师》,皮读他的傻 物展的参观结束后,两人又直奔上海自 然博物馆……

这些样板母亲让我生发出强烈的 向往,于是我也开始带孩子去博物馆。 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话让我轻松 不知是因为娃太小还是我的热情不够, 子们欢迎的"非洲动物迁徙之旅"的展 厅,她都不愿意多做停留,反而是对展 厅门口的那些纪念品驻足观望。临走 一位同门师姐,育儿画风属于偏学 时,她想要一只会发光的"小丑笔" 闲情逸趣之事也被视为"奥数"那样的

回家后,我越想越不放心,于是开 始查找相关的信息。"香味文具所含的 卖香味文具了……

我们的"博物馆亲子游", 就这样 以一种毫不文艺、甚至还有些沮丧的方 子心怀怜悯。

一段话: "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 趣的事情呀。 '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 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 了。……所以,我认为风味或者嗜好是 了不少。这个时代, 文科越来越受重 读市场, 诗词、历史、博物等等所占的 分量越来越重,作为家长,我也不知不 觉地紧张起来。于是,美学与游历这类

项目;对孩子美学素养的启蒙和培养, 也难免带有"军备竞赛"一般的焦虑心 态。如此这般,岂止读书的乐趣丧失净

尽,一切精神生活都索然无味了。 我想起李修文曾经写过的一个故 事。一位从小就生了骨病、从未进过学 校的孩子,与一位失业的岳老师同处一 间病房,于是他们成为师生。岳老师什 么都教给小病号,但是孩子生性顽劣, 对学习并不上心,比如老师教他的"长 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无论怎么教, 小病号都背不下来。他愤怒, 厌学, 她 流泪,继续教他。后来小病号要转院 了, 岳老师为他编了一本教材。最后一 天,小病号在病房给大家一一告别后, 过了几分钟,有人听到小病号在楼下院 子里的叫喊声, "长安陌上无穷树, 唯 有垂杨管别离",怕老师没听见,他喊 了一遍又一遍……

一个孩子,对某个文艺作品生发兴 趣,有所感悟,必须有相应的情感经 验。如果剥离了日常生活而凭空塞给 他们"纯粹的艺术",往往会令他们感 到困惑和无趣。所以, 我决定不再东 施效颦"文艺育儿"范。教孩子洗袜 直到后来偶然看到林语堂谈读书的 子,带孩子去野外搭帐篷,都是很有

有一天早上, 我在缝扣子的时候, 她忽然念了一句"慈母手中线", 那是 一种与平时背诗时完全不同的语气。我 很惊讶,忽然有所悟:也许最好的"文 艺育儿"方式,就是像对待朋友那样。 我们不会按照"必读经典书目"给朋友 开书单,也不会以"让朋友长见识"为 目的给他们安排参观流程; 但是我们会 把自己喜欢的段落、把一片金黄的秋叶 与他们分享;会被特定的情境触动从而 生发某种诗意的想象,并迫不及待地向 这重疑虑像谜一样在我头脑里盘桓了 好一阵子, 我也因此更加留意起这位 "谈瀛洲"来了。之后,谈瀛洲的散 文和随笔不时见诸报端, 大多是以花 草为主题,但是内容却并不局限在风 花雪月、春华秋实之中, 而是以中外 历史和文学为经,以儒家和佛法思想 为纬,旁搜远绍、出古入今。其中不 乏笔调深沉如鲁迅者,如《杂草》 《花儿为什么开》《不知死,焉知生》 诸篇皆是。他的散文, 讲究文章结 构,注重文字韵味,叙事生动,内涵 丰富, 节奏感强, 显示出作者不同寻 常的语言艺术修养、布局谋篇匠心和 不懈的美学追求。终于有一天, 我忍 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上网查找, 才证 实这"谈瀛洲"果然就是谈峥的笔 名,而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文学创作 上的成果更让我惊叹和钦佩。

2015年仲夏,在复旦大学外文系 1995 届学生毕业 20 周年纪念活动中, 我又见到了谈峥老师。此后便得以从 微信上时时了解他的近况——除了日 常教学外, 谈老师还经常到国内外讲 学,并主持复旦大学中澳创意写作中 心的工作,然而,他最喜爱的写作却 未曾停止过。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 又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灵魂的两驾 马车》、译作《夜莺与玫瑰:王尔德 童话集》,还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 《迷蝶记》的初稿。爱花、种花、赏 花和写花依然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而那些花草文章也已结集为 《人间花事:一个唯美主义者的植物 谈峥笔下的花草树木,是有着他

自己鲜明个性、情感和情怀的花与 草、树与木。书中文章长短各异,妙 趣横生。有的讲述花草的种植方法、 生长历史,有的考证史实、辨正名 物,有的叙说与花草相关的神话传 说、风土人情。在让读者领略他爱 花、种花、赏花、写花的种种宝贵体 验的同时, 也与读者分享着他的美学 观点、文艺思想和人生感悟: "对于 种花,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我只 爱那些为了开花而开花的花。""种 花的最高享受不在于花开得多少,而 在于花开得是否硕大,是否完美。" "如果说茶花是一个人,那么它就是 一位最有耐性的艺术家了——它慢慢 地孕育着自己的作品,一点一滴地积 累着养料,直到臻于丰盛完美之时, 才把它呈现出来。惟其如此, 像它这 样生长缓慢的植物,才能够开出这么 多、这么美、这么硕大的花来!" -这是花的成长过程,但其实也是 他自己写作的过程与体会吧。体验生 活、观察社会、思考问题, 教书、读 书、写作,他的日子一直紧张而愉 快,虽然他的风度翩翩的形象让它们

谈峥的专业方向是莎士比亚研究 和英国唯美主义研究, 但他的学术视 野却并不囿于外国文学领域, 而是以 他长期浸淫其中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 统文化为依托。在《人间花事》中, 同样有他特有的中西并重、融会贯通 的风格。这是一个美妙绝伦的花的世 界, 单是品种, 就有扶桑、迎春花、 枸杞、山茶花、石榴、茑萝、火棘、 唐菖蒲、大丽花、牵牛花、爬山虎、 夹竹桃、水仙、萱草、红花石蒜、薰 衣草、杜鹃、桂花、虞美人、松、 柏、芍药、蜡梅、玫瑰、秋海棠等五 十多种花草。书中引用古今中外书籍 不下数十种,既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 集、佛经道藏、笔记小说、地方史 志,也有希腊罗马神话、莎翁戏剧、 民间谚语和笑话。这些看似不经意的 引经据典,读来却恰到好处。然而这 本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不仅仅在于 其知识性和趣味性,而在于这些花事 中所包含着的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情感 记忆。"一切景语皆情语"——《人 间花事》中,充溢于花与人之间的, 是作者对花、对人的深厚感情:有对 精于园艺的舅公的启蒙之恩、敬慕之 情(《夏日的扶桑》《菩提珠》《石榴》 等篇),有对聪明勤奋、家教严厉的 阿爹的敬畏之情(《珊瑚》)、有辛劳 持家的阿婆的养育之情(《白兰花》)、 有爸爸的舐犊之爱(《晚香玉:美好 的夏日香花》)、有对妈妈的依赖之情 (《朱顶红》),以及和妻子之间的浪漫 爱情 (《红花石蒜》) ……这一篇篇文 字无不像一朵朵美丽的花儿, 灿烂地 迸发出生命的力量。正如作者在书中 所说,这些植物散文"在某种意义上 是我们这代人的生活史"。

2017年11月8日



